



# 流動、聚合與區隔： 台灣茶藝發展中的矛盾和動力

張靜紅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

---

本文通過茶藝在中國和台灣之間的交流互動來探討文化傳統的歷史性發展和相對性建構。在希望重拾傳統的中國人眼中，台灣茶藝代表著正宗的中華文化傳統而成為了被渴望學習的對象。而台灣茶藝本身，則是在台灣經濟社會曲折的發展過程中匯聚了多元的文化因素才成就今天的面貌，其間融入了中國潮汕工夫茶的傳統、日本茶道的影響以及台灣茶人自成風格的創新。本文借鑒有關文化認同及文化真實性建構之矛盾性的理論，結合具體案例說明，台灣茶藝的發展映照著台灣經濟社會的變遷以及台灣在政治及文化認同上的糾結與矛盾。這種糾結表現在不同的情境下選擇與不同的「他者」認同或區隔，此種矛盾同時也成為台灣茶藝不斷更新和改變的源泉及動力。在敘述台灣茶藝對中國大陸帶來的影響之後，本文也反過來探討正在崛起的中國經濟購買力可能對台灣茶藝的發展提出新的挑戰。

關鍵詞：茶藝，台灣，傳統，文化認同，文化真實性的矛盾

---

## 一、引子：來自台灣的影响

近年來茶文化在中國持續升溫。在研究相關現象的過程中，筆者注意到許多來自台灣的影响。對海峽兩岸茶文化之間互動的關注是本文寫作的直接源起。例如，普洱茶於21世紀初在中國的流行，與台灣茶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訪問雲南、帶動普洱茶原產地的茶葉生產模式變化和價格升高，有著直接的關係。雲南普洱茶現在以不同的茶山、村寨產地和樹齡大小來區分滋味及價格，則是直接受到台灣高山茶按照不同的山頭、海拔來評定等級的影响（Zhang 2014）。福建鐵觀音的生產從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的輕發酵和清香化，也是因受到台灣高山茶清香化和比賽茶的帶動（Tan and Ding 2010）。此外，從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在中國一些城市開始出現的「茶藝館」，也是直接從台灣舶來的一種茶館型態（Zheng 2004）。

筆者更進一步地觀察並了解到，近五年間開始在中國大、中型城市裏頻繁舉行的茶會和開辦的茶藝培訓班，也和台灣茶人的影响密不可分。茶會的規模大小、正式程度各不相同。各種「茶藝培訓班」或「茶課」短期的為時一個月，長期的可達一年甚至更長。在這些茶會和培訓班裡，參加者向專業的老師學習茶葉知識的點滴，尤其是茶席的設計、茶器的選用、泡茶的方法。有的課程甚至嵌入了佛教修行的內容，即，習茶也是修行的一種。這些環繞喝茶泡茶的種種專業實踐，被統稱為「茶藝」，有時也被稱為「茶道」；<sup>1</sup>參加者和實踐者被叫做「茶人」；茶人們按照一定方式陳設茶器、安置布、墊，則被稱為「茶席設計」等等。

例如，今年5月，筆者在中國江南某地參加了一場茶會。茶會的規模不小：20張茶席，大約200人參加，前後持續4個小時。每張茶席有一位泡茶的茶人，他們大部分來自中國各地和台灣，少部分來自日本和韓國。每張茶席擺設各異，用的器具、泡的茶葉以及泡茶的方式個個不一、但又可見許多共

---

1 茶藝的稱呼來自台灣，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頻繁使用。相比於日本的茶道，更注重泡茶の技藝和對茶の滋味の品賞。現在在中國和台灣，茶藝有時與茶道混同使用，講後者的時候，通常含有以茶悟道的意思。後文對此亦有提及。

通之處；總體來說每一張茶席都講求茶具大小及色彩的協調，及所用茶具與所泡茶葉的搭配。參加者們穿著專門的「茶人服」，這些服飾通常以棉、麻等柔軟的面料製成，在古典之中又融入了許多現代元素。在茶會的第一個小時內，主辦者要求大家「止語」，泡茶者和喝茶者的交流僅限於眼神和手勢，大家專心泡茶、喝茶。後兩個小時，人們自由交流，有的向泡茶者請教泡茶的方式，有的詢問某款茶器的來歷、價錢，也有的談論彼此穿著的茶人服的樣式等等。最後一個小時，所有人聚在一起，觀看專門的音樂和舞蹈表演。

這樣的聚會的幾個重要元素：茶席、茶具、茶服、茶樂以及茶會的總體樣式，都可以在台灣找到其原型。儘管茶會在中國古代已有之，古書、古畫對此有許多記錄，尤其是文人雅士們寄情山水，集茶飲、書畫品鑑、音樂演奏為一體的「雅集」。<sup>2</sup>但中國在政治動亂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其間，這些閒情雅致的聚會均被迫中斷。新近出現的茶會，更多是中國在政治改革和經濟崛起以後，從台灣重新習來的傳統。<sup>3</sup>筆者的報導人談到多位台灣茶人近年來訪，在中國大陸舉辦茶會和講座，對他們啟發很大。上述江南茶會上的多位中國茶人，曾經到台灣短期學茶，或者正在中國某地參加台灣茶人開辦的茶課。有的中國茶人直接模仿，開辦自己的茶藝班或文化培訓班。一位當地茶人服裝的設計者直言，他的設計理念確實源於台灣茶人服設計者的影響。概而言之，「台灣」式的茶人服被認為包含這樣的基本元素：單色的及膝長衫，通常是白色或其他淺色，棉麻製成，簡潔的樣式，配以一條和衣服顏色協調搭配的單色圍巾。

但是另一方面，這些茶會又無法用中華“傳統”或台灣元素來一以概

- 
- 2 常被用來作例子的有，公元353年東晉時期的「曲水流觴」，有王羲之的書法作品《蘭亭序》為證。雖然當時品飲的不是茶而是酒，但它成為了今天台灣和中國大陸諸多茶會所模仿的主題。再如16世紀明代文徵明所繪的《惠山茶會圖》等。
  - 3 筆者在杭州訪問時，當地茶學專家阮浩耕講起早在20世紀80年代，杭州文學界和茶學界的人也聯合舉辦過多次茶會，有一定的主題，大家在喝茶之餘即興作詩、欣賞傳統音樂。21世紀初杭州的《茶博覽》雜誌也出過一系列的「茶具組合」的文章和照片，和現在所稱的“茶席設計”有相當的可比較性。這些茶會和茶具組合併不一定是受到台灣茶人的影響才出現的。但阮浩耕也提及台灣茶人、如蔡榮章等的來訪，確實帶來了茶藝的新的交流。關於海峽兩岸茶人在20世紀80和90年代的交往紀錄，請參茶人之家編委會編輯的《茶人之家》。

之，而是包含着複雜的中國、台灣、日本和東亞茶文化交流碰撞的影子。江南茶會的茶席上使用的幾件茶具是台灣茶人近二十年間的新創。比如中國所稱的「公道杯」（台灣又稱作「茶盅」或「勻杯」）和「聞香杯」，最早為台灣茶人於20世紀80年代發明和使用（下文詳述）。有的茶具則擁有更為複雜的來源，例如燒水用的銀壺和銅壺，其形制最早源自中國，後來傳到日本，成為日本家居的普通燒水壺，又於近期通過台灣茶人、鑑賞家和商人的推廣，變成台灣和中國精緻化泡茶過程中價格不菲的器具。此外，中國古代的茶會並無設計「茶席」的說明，沒有涉及到對「茶人服」的講求，也鮮有「止語」的規定，而江南及台灣現在的某些茶會則明顯滲透有日本茶儀式的影響。也就是說，追溯台灣對今天中國茶文化熱的影響，也必須涉及到台灣本身曾經受到其他哪些外來文化的影響。

上述種種現象引起了筆者力求進一步探求台灣自身茶文化發展的脈絡、以及海峽兩岸茶文化交流互動背後的歷史淵源和現代意義。本文旨在透過茶藝的流動來討論文化認同和文化真實性的相對性，並試圖解答一些問題：文化身份認同通常被置於宏大的政治鬥爭、顯著的社會問題中來探討，但是藉由茶藝此種生活、藝術和商業之間的媒介，我們該如何洞見文化身份認同的建構和變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過茶藝在台灣的發展和變遷來探尋台灣文化身份認同的建構歷程？台灣通過茶所代言的文化身份，對中國大陸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又是否因為現在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購買力的提升而反過來受到影響和挑戰？茶藝所代表的文化認同和文化真實性，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樣性的背景下，應該怎樣來解釋和分析？

下文首先以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文化真實性的想像為起點，揭開對文化身份認同的相對性探討。其次追述台灣自身茶藝發展的歷程，來展現台灣的文化身份認同，是如何因為「他者」，特別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政治影響，曲折和富有創新地建構起來。然後本文將通過具體案由，來體現台灣的茶藝文化是如何因參照對象的不同，而有選擇地進行文化身份認同；尤其是在何種情境下認同於中國文化，在何種情境下認同於日本文化，又在何種情境下彰顯台灣自己的文化。最後，本文通過海峽兩岸茶藝界正在頻繁互訪的事例來探討，台灣以茶藝為代表的文化真實性，如何因為中國大陸經濟購買力的崛起

而面臨挑戰、以及台灣茶人所追求的文化真實性背後的矛盾和動力。

筆者從2006年開始，以雲南和廣州、香港作為田野點，開展了關於普洱茶的研究，期間在普洱茶的產地雲南，遇到多位台灣茶商，並與他們進行過深度訪談。又2009年和2014年兩次赴台灣進行集中調查，重訪以前遇到的部分台灣茶商，並將調查對象逐步延展到台北、台中和台南的茶人，參觀他們設計的茶室，參加他們舉辦的茶會，以及與茶相關的其他藝文活動，如展覽、音樂會、講座等。深度訪談和參與式觀察都是本文研究的重要方法。<sup>4</sup>2010年和2013年筆者還兩度赴廣東潮州，考察與台灣茶藝密切相關的潮汕工夫茶的狀況。本文前所述之茶會則發生於中國江南，是筆者於2015年圍繞兩岸茶藝交流所進行的延伸性調查。

## 二、拾起「傳統」和文化真實的相對性

中國經濟發展之後，人們在生活富足之餘，有了更多的文化訴求。在台灣期間，筆者遇到不少從中國大陸前來的學茶藝者及遊客。他們訪問台灣的目的，聽起來有一種「朝聖」的意味。他們說，要從台灣茶人那裡學習茶文化的精髓，因為道地的中國傳統文化「保留」在台灣。這一思想及行動背後，有一套相應的邏輯：茶被中華文化圈裡的人們視為中華傳統藝術文化的重要代表，但是這一傳統，連同其他的藝術和物質消費文化，在中國過去百年的歷史紛亂中被破壞和喪失，尤其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當階級鬥爭成為主旋律、物質消費被斥為資本主義趣味的年代。許多中國人認為，一

---

4 因為幾方面的原因，對大部分的訪談者，本文不提供他們具體的身份信息：首先，有的訪談者直接提出，願意提供意見，但請不要透露他們的個人資料；其次，有的訪談人所發表的意見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或批判性，筆者想避免因提供意見人的身份信息而帶來不必要的各茶藝團體或個人之間的紛爭與不和。本文沒有說明被訪談者具體屬於何類茶藝團體，也沒有總體介紹台灣目前擁有哪些主要的茶藝團體。因為如下文將說明的，台灣茶人和茶藝團體儘管數目眾多，但固定的風格和流派尚未形成，筆者在挑選訪談對象、特別是重點訪談對象時，盡可能地涉及多種不同來源的茶人或茶愛好者，以吸取多方面的聲音。羅列出太過具體的團體名稱，可能會營造出一種流派業已形成之觀感，且可能帶來誤導，並讓人按圖索驥、對號入座。有的被訪談的茶人，正在擷採眾長，同時向不同的老師學習，很難被歸入特定的茶藝團體。而有的訪談者，按照他們的說法，只是茶的愛好者，不願意被歸入任何帶有專業性質的茶藝團體。

些被丟失的傳統留存在海外，可以從這些地方重新汲取回來。就茶而言，宋代的茶飲方式傳到日本以後，在今天日本的茶道、特別是抹茶道當中，還可以體現；明清的小壺泡法，則正在台灣茶人的努力下發揚光大。這種對重拾傳統的渴望，促使許多中國人在經濟能力提高之後，開始訪問台灣和日本，向那裡的資深茶人學習「傳統」的茶法。其中尤以訪問台灣為多，因為沒有語言障礙。同時，訪問者從台灣和日本大量購買當地的茶葉和茶具。這些茶具當中，有部分是百年前、甚至幾個世紀以前從中國流轉到海外、今天價格日漸高漲的古董級藝術品。這一系列的民間思想和舉動，在某種程度上應和了中國政府所提倡的執政理念「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中國夢」。<sup>5</sup>復興和夢想的基礎，是經濟能力的提升。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自然環境的被破壞、飲食的安全問題、茶葉的農藥殘留超標等，都困擾著許多中國普通家庭的每日生活；市場上假貨泛濫，人們對商家缺乏信心，人和人之間的信任受到挑戰（Yan 2012）；大批的農民進城工作，使得城鄉格局的二元對立被打破，人口流動帶來了生活的不安定感；同時，城市人口劇增之後，生活成本提高，交通壓力上升，生活的焦慮感日益加重。筆者在台灣遇到兩起前來訪問的大陸人士，在和台灣茶人切磋茶藝之餘，他們都迫切地追問一個問題：大陸人生活富裕了，但焦慮也前所未有地加重，如何才有可能減輕這種焦慮？茶藝可以是一個途徑嗎？如果是，那麼怎樣做？

上述現象表明，中國在經濟提升的狀況下，「傳統」正在被呼喚並重新拾起，拾起傳統的方式之一，是向外汲取、學習和回收。而同時，經濟的提升也帶來了諸多的負面問題。問題的解決，對於某些人來說，也是希望借重外在的文化以吸取力量。而與中國大陸具有最近親緣性的台灣文化，則被視為「正宗」的中華文化代表，也是尋找問題解決方案的重要源泉。

人類學和文化研究的諸多先例證明，重拾傳統、復興文化，是有參考對

---

5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1997年召開中共十五大時提出的執政理念。2002年中共十六大，胡錦濤就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對其內容加以發展。2012年中共十八大，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後，提出「中國夢」的構想。

象的。這也就是文化身份認同和文化真實性建構的相對性所在。人類學家通過研究他文化而反思自己的文化，或研究自己的文化而洞察其在整個世界文化系統中的相對位置。人們舉行某一種儀式也好（Baumann 1992），通過某一種飲食來代言自己獨特的文化也罷（Ohnuki-Tierney 1993），都是在針對某一「他者」而言說自己。如同David Harvey（1989）強調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時空被壓縮，地方與地方之間的壁壘被打破，但恰恰是在地方界限變得看似模糊之際，每個地方試圖言說自身獨特性的願望也就變得愈發強烈。

這一「他者」，在上述關於中國的情境中，同時表現為四種對象：第一，一個具有偉大過去傳統的中國，是想像的歷史原型。這種過去時間的文化真實已經消逝，只能通過歷史文獻或器物的留存而尋得痕跡。然而在文化革命等的動亂中，精神和物質的傳承都已遭遇「斷層」。第二，台灣，一個被中國人認為沒有遭遇文化斷層、還可以尋覓中華偉大傳統文化延續性的空間。第三，一開始導致中國傳統文明被衝擊、開始走下坡路的破壞者——西方列強（Gries 2004）。因此普遍的認知表明，中國的復興，是力圖重新恢復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所享有的在世界經濟和文明體系中的至高地位和話語權（Barmé and Goldkorn 2013）。第四，前述現代化的高速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復興傳統，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亦是希望消除這些負面影響，回歸沒有污染、生活簡單的傳統模式。這一思想，在習茶者身上，體現非常明顯，比如習茶與佛教同修的思想，穿著素淨、貼近自然的茶人服等等。

上面所講的第四點參考對象，也可通過關於現代性的理論而加以深入考察。因為此種對「文化真實性」的尋找，正呼應了社會文化研究者關於「在現代性中通過不真實來理解真實」的探討。這一理論認為，對真實性的尋找往往是對生活環境的不確定性所致（Lindholm 2008）。有時，尋求真實性是出於對某種主流文化的抗拒，想要在主流文化之外發現新的價值觀（Fillitz and Saris 2012）。與本文討論的議題最為聯繫緊密的是Regina Bendix（1997）提出的「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雙重模式：尋找真實源於對現代性的反抗，這是反現代性的模式；對真實或不真實的思考又是在現代性的背景下才得以發生的，所以這同時又是一種現代性的模式。以Bendix而言，「如果沒有現代性，人們亦無法意識到某種精華文化的丟失以及試圖想把它

重新拾起的願望，而且重新拾起也是通過現代性的方法和情愫而進行的」（Bendix 1997: 8）。

文化認同的建構和對文化真實的尋找，除了必然擁有一個或幾個同時存在的「他者」，還表現出「他者」的動態性變化。於此，Charles Lindholm（2008）關於「真實性的矛盾」（the paradox of authenticity）的探討頗有啟發意義。他運用若干案例，展現不同文化的消費者在不同的時間是如何不斷找尋道地的商品和樹立「真實的」消費品味的過程，這其中涉及到藝術、音樂、旅遊、飲食、舞蹈、物品乃至民族性。在每一個案例中，都沒有哪一種消費品類成為永恆道地和永久真實的模式；相反的，當認同模式出來後，就必然遭遇另一種模式的挑戰。例如，在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源於歐洲的傳統被某些人群視為正宗的美國文化源流，但這一認同到了另外的人群那裡很快就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被認為更具有草根性和令人懷舊的美國地方性文化。或者，前一時期很多人追求世界名牌，但這樣的消費潮流不久之後就被視作奢侈的、缺乏品味的象徵，轉而代之的是崇尚沒有明顯品牌標籤、貼近自然的小眾化產品。這些消費認同一再地更新，永無止息。一旦有甚麼被號稱是道地的、真實的，它即刻不久就會遭遇挑戰，被另一種關於道地和真實的版本所推翻。如同Regin Bendix（1997）所言，任何事物，一旦被宣稱為真實的，它也就馬上面臨著失去其真實地位的危險。

以上關於文化認同和文化真實性的探討始於中國大陸在「文化復興」的渴望下對正宗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追尋。本文下面要深入講述的，則是被想像成為代表中華正宗傳統文化代表的台灣，在過去半個世紀中找尋其自身的文化認同和建構文化真實性的過程，以茶藝的發展為例。本文將呈現，台灣茶藝發展的經歷，同樣印證以上所述的文化認同所必然包含的參考對象，且參考對象呈現為動態變化的特點。台灣茶藝發展的過程，牽涉到台灣被多個政權殖民的歷史，更與台灣同中國大陸之間複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繫密不可分。

### 三、「寶島」台灣

了解台灣的近現代史，對於認識台灣被想像為中華正宗傳統文化的代表，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在現今中國人的眼中，台灣被視為「寶島」。而台灣的近現代史則表明，在過去更長的年代裡，台灣曾經一度是受到冷落的海島。<sup>6</sup>台灣進入世界地理史的關注，始於歐洲人。荷蘭人注意到此島嶼在運輸和戰略上的重要地理位置，所以從17世紀初開始，就佔領台灣達30多年。明朝遺臣鄭成功於1661年趕走荷蘭人，佔據台灣，以圖反清復明，對抗已經在北京建立政權的滿清政府（1664-1911）。但鄭成功未能如願以償，在1683年被清朝打敗。但因為鄭氏家族來自福建，所以鄭氏統治為台灣帶來了閩南移民及閩南文化的傳統，而台灣最早的原住民則是南島語族。清領時期有更多的福建和廣東移民來到台灣。清政府建立台灣府，隸屬福建省，但在戰略及經濟文化等方面均未予以台灣足夠的重視，以至於1895年甲午海戰被日本戰敗以後，將台灣割讓給了日本。台灣從此進入長達50年之久的日治時期（1895-1945）。這一時期，台灣的生活和文化，包括城市相貌、飲食、服裝、禮節等，都經歷了一個被日化改造的過程（Allen 2012），並在今天留下了揮之不去的痕跡和影響。而當二戰結束、台灣為國民黨政府「光復」之際（1945），台灣人則經歷了又一場去日化、重新中國化的改造。這來往反復的文化改造，帶給了台灣人在文化認同上的糾結和矛盾。<sup>7</sup>

1949年國民黨從大陸撤退，來到台灣。和明鄭時期類似，台灣被當作一個「反攻大陸」的據點，海峽兩岸的關係變得緊張。政治上的對峙也隨之帶來文化價值上的對立。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所提倡的，往往成為國民黨在台灣所反對的。所以，當毛澤東在中國大陸掀起「文化大革命」、儒家思想成為被批判的對象時，蔣介石則在台灣倡導「文化復興運動」，推崇儒家思想，倡導傳統教義（Barmé 2012）。國民黨政府當時的這一「文化復興運動」，和今天中國大陸所提倡的「文化復興」形成了有趣的對比，有著不

6 如作家吳濁流（1962 [1946]）所稱的「亞細亞的孤兒」。

7 台灣導演侯孝賢（1989）的電影《悲情城市》即深刻展現了這複雜和扭曲的一幕。

同時代的文化建構和認同所參考的對象 (Chu 2009)。之後，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取得合法地位，1979年和美國建交，中國共產黨在一系列外交政策上取得勝利，都對台灣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投射下了陰影。台灣自身在1960和1970年代經濟發展加速，對政治改革提出了迫切的需求。1987年，時任總統的蔣經國宣佈將1950年代實施以來的戒嚴令解除，從此打開了台灣政治民主的新格局，也促使「台灣意識」，在台灣的政治及文化認同問題上，變得前所未有地重要。台灣「本土化運動」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漸發生的。與此同時，70年代緊張的海峽兩岸局勢，促使台灣開始轉而從文化上努力去爭取從政治上無法在國際舞台上獲得的地位。比如1970年代末開始的「文化重建運動」，使得台灣的各種藝術，包括宗教、音樂、舞蹈、文學等，均獲得了自由的發展和較大的提升 (Chun 2000; Schak 2009; Tsang 2012)。這些藝術成為台灣為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身份認同進行言說和表達的方式。茶藝的發展離不開這些重要的政治轉型和文化運動的背景，也是台灣文化重建之呈現結果的一部分。

本文上一節提到文化認同和文化真實性建構的相對性，那麼台灣屢次有關文化復興或重建的運動，其相對性體現在何處呢？即，所針對的「他者」是甚麼？如果說1960年代國民黨政府倡導「文化復興運動」，所針對的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所著重提倡的是傳統儒家的教義禮儀等，那麼1980年代解嚴以來的「本土化運動」、以及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掀起的「文化重建運動」，則具有較為複雜的面向。總體而言，這是針對來自中國大陸的政治威脅，為了「去中國化」，力圖把對臺灣本土文化的推崇和臺灣政治上的獨立互相連結起來的運動。<sup>8</sup>研究指出，台灣的文化重建其實質上是一種政治訴求 (Dittmer 2006; Harrison 2009)。還有指出，台灣在國家認同上

---

8 關於「本土化」、「去中國化」的概念，在臺灣不同時期中，對不同的群體和黨派而言，都有不同的解釋。比如有的強烈建議淡化有關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文化連結的追溯，而提出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另外有人則認為臺灣「本土化」並非意味着完全去中國化，而是把中國文化（漢文化）作為台灣本土文化的一部分。J. Bruce Jacobs (2005) 的文章敘述了台灣本土化運動的背景，並展示不同群體之間圍繞著什麼才是台灣「本土化」的爭論。亦可參見Tu (1996) ; Chu (2009)。

的掙扎，主要緣於中國大陸政治威脅下一種對國家主權獨立的渴望，而並非是想要砍斷和中國大陸在文化親緣上的所有關係（Gold 1993; Chu 2009）。在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中，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和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有密切聯繫，但並非是同一的（Townsend 1992）。不同的文化可能享有一種國家認同，而不同的國家認同卻有可能享有同樣的文化認同。本文通過台灣茶藝發展的歷程，旨在說明，文化認同既需要放諸和政治認同相聯繫的視野內來看待，也需要按照文化發展所獨立於政治發展以外的邏輯而加以考察，比如文化在更長範圍內的歷時性變遷、跨國多元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及某種生活方式背後所表達的特定含義之文化真實性。

自1970年代末、1980年代以來蓬勃發展的台灣茶藝，在台灣也曾被冠名以「文化復興」，“所謂復興，是因為原來就有，只是近代因為人們生活型態的改變，又沒有人從事茶文化的更新工作，所以沈寂了。”（蔡榮章 2013b）。在類似這樣的思想當中，復興是對過去傳統的一種再拾起。筆者訪問過的諸多台灣茶人，都表達了一種向古人學習的想法，即通過喝茶、泡茶、實踐茶藝，像古代文人雅士一樣享受生活、寄情山水、志向高潔。這種古代文化，尤指的是唐宋明清的文人文化。<sup>9</sup>雖然未經歷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而使文化斷層，但台灣也曾遭受長達約半個多世紀的政治紛亂。茶藝的興起，既是對1980年代以來台灣政治民主運動的一種應和，也是在經濟實力提升後的一種新理想生活的表現，同時也是在文化層面上希望對中華文化傳統進行延續和再創的主張。

由此可見，台灣以茶藝為代表的「文化復興」，與今天中國大陸所倡導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或「中國夢」，雖然擁有不同的政治話語背景、不同的呈現，並可能朝向不同的軌道邁進，但兩者的共同點在於都把「過去」以及「傳統」作為一個重要的基點，即前文所提，擁有一個想像的歷史原型。然而，歷史學家Hobsbawm（1983）等人有關「傳統」及民族主義的研究指出，許多標註為「傳統」的東西，往往都是新近的發明，是為了某種現

9 中華茶文化的發展中，文人佔有重要的提升地位，無論是對茶的抽象意義論述方面，或喝茶方式的精緻化方面。參見吳智和（1990），林瑞萱（2010）。

在的需要而新創過去的「傳統」。這點，對於中國和台灣的「文化復興」而言，都不例外。兩者當下的不同在於，以茶藝為例，當許多中國茶人還在以「發掘」一個「真實」的過去原型為己任和口號之時，更多台灣茶人則在講「多元」、實踐革新以及發展茶的哲思。就此意義而言，台灣茶藝呈現出一種力圖擺脫過去、朝向未來，以及在文化和身份認同上充滿動態性的建構方式。但與此同時，此建構依然脫離不了某種相對性，亦需要以「他者」為對象來言說自己，並無法與過去及「傳統」完全分割，因此表現為一種同時充滿了矛盾和動力的文化建構。

#### 四、革新的茶桌

如前所述，茶席佈置是今天台灣茶藝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決定一次茶會成功與否的關鍵內容之一。本節將對此細節進行詳述，以探究台灣茶人對茶具和泡茶方式的沿革。

筆者訪問台灣期間，見到的茶席通常包含的基本元素有：桌布，燒水壺，泡茶壺，壺承（用來承托茶壺），若干茶杯和相應的杯托（有時還配以相應數量的聞香杯），茶則和茶匙（用於舀茶和撥茶入茶壺），茶罐（盛放乾茶），一小盆綠色植物。使用何種材質的茶器，如何組合搭配它們的樣式、顏色、位置，不僅具有功能性目的，而且也是茶人藉以傳達自己個性的一種方式（Yu 2014）。這也是Daniel Miller（1994: 54）所說的「物化」（objectification）的過程，即一個人通過某種器物，無聲地和具有創造性地表現自己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趣味的方式。本文後面還會對此有所論及。研究指出，在台灣，還尚未出現像日本那樣正式的煎茶道或抹茶道的流派，而是還處在多元化的、各顯神通的、尚未形成固定派別的階段（Yu 2014）。

儘管面貌多元，今天台灣茶席的佈置和泡茶的方式有一個共同的起源：潮汕工夫茶。潮汕工夫茶興起於18世紀晚期的福建南部和廣東北部，因為泡茶過程需要花費相當的工夫而得名（曾楚楠、葉漢鐘 2011），比如用專門的橄欖炭生火煮水；每一輪沏茶都要燙杯；茶壺和所有的茶杯放在一個「茶船」上，茶船下面用來接多餘的水；倒茶時，茶壺在所有的茶杯之上來回往

返，以確保每一杯茶得到相同的滋味，俗稱「關公巡城、韓信點兵」。19世紀時，潮汕工夫茶隨著閩越移民一起來台灣，並逐漸深入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江淑玲 2005）。這樣的工夫茶被今天的台灣茶人稱為「老人茶」，意指一種屬於上一輩人的、已經過時的喝茶泡茶的方式。

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台灣的飲茶泡茶的方式開始朝向「精緻化」的方向發展。一方面，這與當時台灣茶葉出口受阻、開始從出口為主轉向促進內銷為主（解致璋 2008: 171）。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在經濟快速發展和政治民主化的大背景下，新型的茶葉生產和消費模式誕生。70年代最為有名的是各個茶產地相繼出現「比賽茶」，即通過當場泡茶品飲，看誰生產的茶質量最佳、可以奪得冠軍（顏學誠 2006）；或者比賽泡茶技藝，看同樣的茶，誰能泡出較好的滋味。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茶藝館風行台中台北等地。這些茶藝館設計典雅，可飲茶、可吃便餐、可休息，為都市人群提供了駐足歇腳、談天會友的空間。受此影響，中國大陸不少城市從90年代也開始出現了這樣的茶藝館（Zheng 2004）。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和21世紀初期，台灣茶藝館慢慢減少，被取而代之的是逐漸興起的茶會。有的茶會在室外舉辦，與自然山水親近。有的將喝茶和聆聽音樂表演結合在一起，讓聽覺和味覺在通感中相匯合。<sup>10</sup>經過30多年的發展，台灣的飲茶方式變得越來越追求細節完美和獨特風格，並表現出和其他傳統藝術相融共生的面貌。習茶者和學習古琴、太極拳、傳統書畫或從事禪宗修行者的圈子，往往有諸多交叉重疊。喝茶被上升到一種可和其他藝術實踐相提並論的地位，是以名之「茶藝」甚至「茶道」（蔡榮章 2013a）。

本文重在講述茶藝，並不意味著所有的台灣人都在追逐文藝化、精緻化的飲茶方式。和這種精緻化的茶藝同時並存的，還有日常生活中那些同樣無茶不可、卻不太過分講求茶席茶器的愛茶者，以及賣遍台灣大街小巷的珍珠奶茶、泡沫紅茶、還有可能並不包含茶葉成分的杏仁茶、冬瓜茶等等。這些都是台灣茶文化的多面相代表。本文集中講述的，則是關於被稱之為「茶藝」的實踐。

10 其中比較有名的是由文化人林谷芳和周渝於1990年代早期創辦的「茶與樂的對話」。

今天台灣茶藝之獨樹一格，乃在於它在潮汕工夫茶的基礎上，進行了多項的變革和創新。從泡茶的茶具來說，沒有太大改變的是茶壺。和潮汕工夫茶一樣，宜興紫砂壺是台灣茶藝中最受歡迎的泡茶器具。明顯區別於潮汕工夫茶的是，台灣茶藝新增了兩件倒茶和賞茶的器具：茶盅和聞香杯。在潮汕工夫茶中，茶葉在茶壺中浸泡以後，以來回逡巡的方式注入茶碗中。台灣茶人則在1980年代中期，發明和新添了一件器皿「茶盅（公道杯）」，以起到均勻分茶的作用。即，茶湯先從茶壺注入茶盅，然後再從茶盅分入各個茶碗。同一時期，聞香杯也開始啟用，和茶碗合稱「雙杯品茗」。即，茶湯從茶盅先注到聞香杯，再從聞香杯注進茶碗。茶碗用來喝茶，而注入過茶湯、然後又被清空的聞香杯則單純用於欣賞茶的香氣。這兩種茶具不久後都被引入中國，被普遍使用。尤其是茶盅，即便是在偏遠的中國西南山區的產茶地，筆者都目睹了它被廣泛使用的程度。

此外，發生了較大變化的是茶船的形制。潮汕工夫茶的茶船比較大比較厚，這與「淋壺」和「燙杯」的需要有關。潮汕人泡工夫茶，為了讓茶壺內外溫度保持一致、也為了激發茶的香氣，在注水入壺後，會把熱水淋在壺的外表，稱為「淋壺」；每一輪泡茶也都要燙杯（即茶碗），因為潮汕喝茶人非常重視茶湯的溫度，提倡「趁熱連飲」。只有具有一定寬度和厚度的茶船，才能便於裝盛淋壺和燙杯後流下的水。淋壺的泡茶法今天被台灣茶人稱為「濕泡法」。台灣在1970和1980年代流行使用一種長方形的茶盤，或是鐵的，或是木或竹的，下面可裝水，或有一根塑料管連接，可以將剩餘的水導走。這種茶盤，尤其是木和竹的，從1990年代開始風靡中國大陸，到現在都還在廣泛使用。而當筆者2014年來到台灣時，發現這種茶盤在不少茶人眼中已經成為過時的器物了。取而代之的，是被稱為「壺承」的淺托盤，基本無法容納多餘的水。<sup>11</sup>「濕泡法」也由此變成了「乾泡法」，即不再淋壺。筆者被告知，這一轉變由幾位資深的文化界茶人倡導，主要是為了使泡茶朝向簡

11 但是以一個托盤來放置茶壺的方式，在早期傳來台灣的潮汕工夫茶當中也有出現，只是那時用的托盤更大更深，或直接是一個面碗。電影「悲情城市」中有此場景，亦可參見王愷採寫的文章（2013）。

潔化的方向發展。具體來講，他們認為淋壺使泡茶過程顯得複雜；「養壺」不一定能實現、茶壺卻可能被弄髒，桌面也顯得不夠潔淨；還浪費了水。被用作「壺承」的器具很多樣化，可能是一個淺淺的圓形碟子，或是一塊精巧的方形木板，也可能是一個似碗非碗、似盒非盒的特製容器等等。於是，從風格統一的、看起來頗顯笨重的茶船，轉為選用形制各異的、輕巧便利的壺承，茶人也獲得了又一種表達自我獨特風格和個性的渠道。

至於「茶會」，潮汕工夫茶並無這種特別的講究。筆者於2010年和2013年訪問廣東潮州時，看到大街小巷、家裡、路邊，隨時有三三兩兩的人在喝工夫茶聊天，但並沒有遇到像在台灣和中國其他地方今天這樣的專門的茶會。台灣的茶會，既有對中國古代文人雅士集會的模仿，也有日本茶道儀式的某些影子，更有台灣茶人自己的新創，表現出千變萬化的狀況。有的茶會只有十個人而已，而有的茶會則可包含上百人；有的茶會以安靜的品茗為主，有的茶會則加入了傳統音樂和劇目的表演；有的茶會則形如劇場表演，融入了古代的、現代的乃至後現代的元素。

總之，每隔兩三年，台灣茶藝，不論是使用的茶器、茶席的佈置法、泡茶的方法，還是舉辦茶會的形式，就會發生許多的變動。這種變動，就目前為止而言，總是比中國大陸快一拍。當中國那邊還在使用木制的方形茶盤時，台灣茶人已經開始使用淺淺的壺承了；當中國那邊還在使用有柄的茶盅時，台灣這邊已經開始時興無柄的茶盅，原因亦是為了「簡潔」；當中國那邊還在學習如何辦好有茶席設計的茶會時，台灣這邊已經有茶人說，大多數茶會已經無趣了、需要更前沿的東西來替代。

為何台灣茶藝如此面貌萬千、並且力求隨時變換呢？筆者收集到以下的一些說法：一，許多茶人指出，變化本來就是茶藝所需，因為它是一門需要創造性的藝術。其二，有人認為，今天台灣知名的茶人大都沒有老師，或者說，他們今天的本領並不是從一位老師那裡學到的。他們自創師門，自己是自己的老師，所以導致整個台灣茶藝的面貌比較多樣、而且變化快。這一說法和台灣當代藝術所居處的政治環境的民主化是一脈相承的。其三，很多的台灣朋友，即便不是習茶的，都說：「台灣人總是喜歡新的東西。」他們把這道理推展到台灣日常生活的點滴，比如菜餚。即便是水果，比如芒果，

筆者也被告知，其口味在近十年間已經發生了太多的變化，從酸的發展到甜的，有蜂蜜味、荔枝味、甚至龍眼味……其四，有台灣商人從商業經濟的角度為筆者分析說，台灣是個小的海島，競爭激烈。吃穿行住、一切買賣品，如果不及時加以革新，就很難抓住消費者，馬上就會被淘汰。這個說法指出了台灣商業競爭的劇烈程度，以及供給和需求之間的無息止的互動。

Ajun Appadurai (1986: 57) 指出，在物的流動中，有一種政治張力，是把物的前後經歷形成有機聯繫的關鍵力量，這種張力表現為一種既有的模式和力圖突破這種既有模式之間的矛盾，即一種破舊立新的趨勢。台灣茶藝的革新和多面相特別生動地詮釋了這種張力。在這種張力的持續作用下，台灣茶藝根本無從用統一的格式和語詞來定義，也沒有哪一種方式的茶藝可以被拿出來作為台灣最道地的茶藝或茶席、泡茶法或茶會的標桿。在這個意義上，猶如Charles Taylor (2003: 37) 所言，「多樣性」才是理解當代文化之道地性的關鍵。

## 五、日本文化還是中華傳統

除了潮汕工夫茶傳統，對當代台灣茶藝發生了較大影響的是日本茶道。然而這一點在台灣茶人當中頗受爭議，主要原因及表現是：很多人認為，即便有的影響確實來自日本，但其淵源卻是中華傳統；還有人針對某些日本茶道影響提出堅決反對，認為那背離了中華傳統；更有人認為，與其說是日本元素，無如說是台灣新創；在客觀上，東亞各國之間的頻繁交流，造成了文化之間的混合與雜揉。茶席和茶會上，哪些是日本元素、哪些不是，往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下文將以筆者在台灣參加的茶會為例，詳述這些分歧。

筆者在台北參加過一次有大約30位客人參加的茶會。在客人尚未到來前兩個小時，十位茶人就來到現場開始佈置。其中五位茶人，每人負責佈置一個茶席，其他另有五位負責準備茶點和燒水。有的燒水壺是潮汕式的陶壺，有的是日式的銀壺和鐵壺。五位茶人的茶具放在一個專門的茶籃裏，為防止攜帶中碰撞易碎，每一件茶器用專門的厚軟的布袋包裹起來。他們到來後的

第一件事，就是在各自的茶桌面前，把這些茶具一一小心打開，逐一放置在鋪好的茶布上。然後結合事先準備和機動性的臨時構想，按照一定的方式選用茶壺和壺承，考慮茶碗和茶盅放置的位置，搭配某種顏色的茶巾等等。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在茶席的邊側放置一小盆綠色植物或一瓶插花。有茶人說，這小件植物雖然只為觀賞，但作用至為關鍵，因為「有了植物，茶席就象是被畫龍點睛了一樣」。擺放這些茶具的茶桌，高矮不一。有兩張和普通餐桌高度一致，搭配普通座椅；有兩張茶桌只有大約50厘米高，搭配席地而放的圓形軟墊；還有一張茶席直接設置在地上，茶布即是茶桌，也搭配圓形軟墊。

每位茶人各自佈置之後，又相互觀摩提意見，同時有一位負責人進行統一協調，包括五張茶席和整個茶室空間風格之間的配搭。在距離茶會正式開始前15分鐘，主要負責人就要求所有茶人不再說話，各就各位，因為只有「靜心」才能泡好茶。茶會正式開始，應邀的客人一一來到，被引領到一定的位置就坐。原則上，一位茶人為五到六位客人泡茶。茶人們安靜地泡茶，一招一式都有講究，比如從茶則裏撥若干茶葉入茶壺內，右手執壺倒茶水入茶盅的時候、左手放置的位置，都有一定的規則。客人們則注視茶人泡茶的每個細節，安靜地喝茶。主人並沒有向客人規定不可以說話，但不知是因為茶人一絲不苟的泡茶動作和擺放有序的茶席在無形中營造了一種壯嚴的氣氛，還是客人有過類似茶會的經驗、知道最好不要說話，或是因為彼此之間還不熟識、無法馬上交流，總之，雙方之間的話語交流僅限於「請」和「謝謝」。一泡茶泡到第三四道、甚至將近尾聲的時候，茶人和客人才開始有了更多的話語交流。

筆者在台灣所參加過的茶會面貌個個不一，但上述案例代表了今天台灣茶會的典型樣式。就茶會中所使用的器具產地而言，一一不等，有的產自中國，如宜興紫砂壺；有的來自日本，如幾件燒水用的銀壺和鐵壺；有的為日式風格、但生產自台灣，如部份藤做的茶籃。而就茶會風格及構成來說，筆者綜合自身經驗和訪談人提供的意見，可以初步判定出這樣一些日本茶文化元素。第一，以布袋包裹、茶籃攜帶茶具的方式，是日本布藝、竹藝文化及產業發展的體現，也是日本茶道之精緻化的表現之一。第二，在茶席上擺設

綠色植物和插花，反映了日本的盆栽和插花文化，這也是日本茶道的重要學習內容之一；第三，在泡茶之餘講求茶席和空間設計的視覺美感，與日本茶室設計的思想一脈相承；<sup>12</sup>第四，茶桌低矮、甚至直接擺設在地上，與日本茶道以及日常生活中使用榻榻米、席地而坐的方式一致；第五，潮汕工夫茶雖然也對泡茶程序和方式有一定講求，但上述茶會中泡茶時嚴格的一舉一動和日本茶道更為接近，雖然其具體規則並不盡相同；第六，泡茶時總體氣氛安靜、少語、主客之間始終保持極度的彬彬有禮，也與日本茶儀式的莊嚴感極為類似。

除茶會之外，筆者也收集到一些日本文化在今天台灣民眾日常生活裏的影響。前文提過，日治50年的時間，台灣被「日化」。儘管不久後又被「去日化」和要求「重新中國化」，但日本文化的影子在今天的台灣仍然揮之不去。日治時期留下來的一些木式老房子，成為今天許多茶館、餐館和藝術展覽館的經營場所。榻榻米、滑動門、席地而坐的方式以及日式的白色吊燈，在不論老房子還是新建築，不論茶館、餐館還是家居空間，都比比皆是。一些茶點的製做方式、包括吃茶點用的竹簽或木簽，也有日式風格的影響。總體來講，受到日本影響的台灣茶藝和日常生活，有一種很精緻化的呈現，雖然許多台灣人認為，台灣的精緻，如果要和日本相比，還相差很多。

對於來自日本的影響這個問題，首先，一些台灣茶人認為確實大量存在。比如，筆者被告知，有的台灣茶人於近二三十年來頻繁訪問日本，回來後帶來了台灣茶藝對茶席擺設的講求，台灣茶室的設計風格，的確受到日本室內空間設計和佈置的影響。也有台灣茶人專心研習插花，並把此項內容作為茶藝教學的一部分。

其次，有相當的台灣茶人不認為這些影響來自日本，他們提出：與其說是台灣受到日本茶道的影響，不如說是日本茶道深受中華文化的熏陶。比如將茶席設置在較低的桌子上以及席地而坐的方式，有人說，中國在多少個

---

12 布藝竹藝、插花和空間設計都是環繞日本茶道的必要學習內容，同時也隨之成為了相應的商業產業。關於日本茶道與這些藝術的哲學淵源，可以參看日本重要的茶書「茶之書」（岡蒼天心2009）。

世紀以前、比如漢代和魏晉，就是坐在地上的。所以，這是日本向中國學去的方式；燒水用的壺，雖然現在最貴重的是日本古董級的鐵壺或銀壺，但這一器具也是大約唐代時從中國傳至日本。還有日本的盆栽，更早的淵源在中國，稱「盆景」；關於對泡茶器具和泡茶方法的講求，有人舉出唐代陸羽的「茶經」、還有宋代審安老人的「茶具圖贊」，<sup>13</sup>說明中華文化在更古遠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對泡茶的精細要求，而日本茶道是在借鑒和學習中國唐宋明茶法的基礎上，才逐漸發展而起。

這裡需要簡單插入茶文化從中國東渡日本的歷史。13世紀時，日本僧人把茶種從中國帶到日本栽種。日本的飲茶文化，最初主要從寺廟開始，奉茶飲茶亦受到中國傳來的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響。結合了中國宋代點茶法的日本茶道儀式 (*chanoyu*) 在16世紀正式形成，成為今天日本抹茶道的源流 (Guth 1993)。另一流派煎茶道，受到中國明代文人飲茶之悠閒典雅的生活情趣的影響，並力圖打破抹茶道過於繁瑣的規則。但煎道茶在不久後也創立了自己的一套並不比抹茶道更簡單的流程和規則 (Graham 1999；廖寶秀 2010)。在中國茶法向日本傳播的前後，源自中國唐代的禪宗也傳到日本。<sup>14</sup>同時還有被日本上流社會競相追捧的種種中國茶具，日本人所稱的「唐物」。<sup>15</sup>這些「唐物」、以及日本之後仿制或在啟發之下新創的日本茶器，又在500多年以後，成為了今天中國人向海外熱購的對象。

因為中國和日本之間有著關於茶的流轉，所以有台灣茶人針對「台灣茶藝受日本文化影響」的說法提出反駁意見，並進一步指出，泡茶喝茶時「止語」或保持安靜，也不是日本茶道的影響，而更多的是類似禪修的影響，所謂「茶禪一味」 (Benn 2005)。實際生活中，台灣禪修的人很多，許多茶人同時也是修禪的人。茶被認為對禪修有所助益，泡茶喝茶時不說話，一方面可以在茶的幫助下令人更加關照內心，進入類似冥想的境地；同時也反映

13 唐代陸羽的「茶經」首開先河，對飲茶用的器具、水、煮茶的程序等均有詳細論述。宋代審安老人的「茶具圖贊」，則以圖文並茂的方式，描繪出宋代的點茶法 (林瑞萱 2010)。

14 英語中，日本禪被稱為Zen-Buddhism，與之相區別，中國的禪宗是Chan-Buddhism。

15 「唐物」是當時日本對來自中國的珍貴器物的總稱。「唐」原指中國唐朝，但到了中國明朝時，日本還是以「唐」指稱中國。

了禪宗所倡導的「專一」的思想。而且，堅持這樣做的茶人相信，泡茶的每一個細小的環節，都會影響到茶湯的滋味。泡茶時說話，注意力必然會被分散，最終的茶湯往往能夠對此予以驗證。堅持這一觀點的茶人強調，這些茶禪一味的觀念，其源頭是中華文化。

再者，有的台灣茶人，為日本和中華茶文化劃分出更清晰的界限，有的表示對某些日本茶道方式不太認同，特別是「止語」這樣的規則，認為這樣的規則和中華茶文化的意趣相去甚遠。不少台灣茶人提到，日本茶道太過於嚴肅，有太多的規則，和日常生活完全隔離，看重的也不是茶的味道。而中國茶文化注重茶的真正滋味，崇尚以隨意自然的方式品飲，喜歡在飲茶之餘會友、談天、論藝、說天下大事，是生活的一部分。針對日本茶道精神的四字代表「和敬清寂」，台灣茶人周渝歸納出他認為比較適合於中國茶道的四個字：「正靜清圓」。其中的「圓」，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一種平等和放鬆的喝茶方式（周渝 1998）。中日茶風的分野，被台灣禪者、音樂家和文化評論人林谷芳（2014: 99）闡釋為「日本茶道之落點在修行，中國茶藝之作用在生活」。

「止語」或「少語」這樣的規則在台灣茶會中到底有多普遍，尚無法下定論。就筆者而言，的確在台灣大小茶會上多次目睹過茶人之間相互提醒，當泡茶時、尤其是注水入茶壺的瞬間，不要說話，否則泡出來的茶跟人「走神」一樣，會變得「走味」。但也有茶人提及，他們的老師有時要求他們泡茶不說話，有時卻訓練他們邊泡茶邊和客人交談，以測試一個人泡茶的能力是否已經達到了不受話語交流有無的影響。

最後，有相當一部分茶人認為，不論有的元素在近現代而言是不是日本的，即便是，但它們到了台灣以後，也已經經過台灣茶人的手，被「調教」成為台式的了。例如，日本茶道的一切，都是為綠茶服務的。但台灣最經常喝的茶是烏龍茶，所以綠茶的茶道文化，到了台灣，必然要轉變成適應烏龍茶的文化。這就是為甚麼台灣茶藝泡茶用的壺要比日本煎茶道的小得多，品茗也用小杯，這樣才可以體會出烏龍茶獨有的香氣。另一個例子是關於茶盅：今天台灣茶人特別喜歡使用的一種茶盅，是由日本陶藝家製作的，無柄、無頸，倒梯形，常為灰白色或米黃色，出水口令人想起磨盤的出口。這

位茶人告訴筆者，這種器具的原型是日本的酒器，因為台灣茶人發現它可以用為茶器，於是與日本陶藝家積極溝通，最後日本陶藝家才將這一器皿慢慢變化設計成現在的樣子，專門運用於泡茶（亦可參見王愷 2014）。再比如，筆者被告知，雖然插花藝術是在日本集大成，但現在這門藝術在台灣被稱為「中華花藝」，也就是說它和日本插花藝術正在拉開距離，朝向更適用台灣的方式發展。

以上田野調查的各種認識，綜合表明台灣茶藝一方面不可否認具有日本文化影響的結果，但同時台灣茶人也抱持著一種對待日本文化的矛盾態度，及進行著一種和日本文化相區隔的努力。在茶的深層文化基礎上，茶與生活的關係使得台灣茶人更強調中華茶文化的聚合及台灣自身在茶文化上的創新。就此意義而言，台灣茶藝與中國的茶文化傳統、而不是日本的文化走得更近，因為前兩者都是中華文化傳統的後裔。

## 六、反「炫耀」和反「商業化」

在以上關於茶藝的哲學根基和生活理念方面，台灣和中國走得更近。然而，在其他一些關於茶藝到底怎樣來表現、甚麼樣的茶席才算高水準的問題上，台灣茶人則對當今中國經濟崛起下之人們表現出來的物質佔有欲提出了較多的批判。

許多台灣茶人訪問過中國大陸，去那邊辦茶會、或參加當地舉辦的茶會。對那邊目前茶會的狀況，不少台灣茶人用「炫耀」或「張揚」這樣的詞語來評論。他們認為，許多中國茶人現在習得了辦茶會、設計茶席的技能，但是只學到了皮毛的東西，還缺乏深度和精細度；或者，只是用器物的陳列來表現某種大觀，在財富的炫耀和奢侈的展示之外，這種茶藝距離茶文化的真意和精髓還很遙遠。

筆者聽到一些極端的例子，其中一例是，一位台灣茶人到中國某茶葉博覽會參展，他佈置的茶席在展會上受到較高的讚譽。一位中國的客人見到他的茶席，馬上問：「多少錢？我想全部買了。」另一個例子是，一位在台北經營茶葉和茶器的茶人，最近生意很好，因為中國大陸客人來訪劇增。作為

待客之道，凡是客人進店，她就為他們精心泡茶。但是她發現，客人即便坐下了，他們的心思根本不在喝茶上，也不注意她的茶究竟是怎麼泡出來的。因為他們主要在關注屋裡的茶器。沒喝一兩杯茶，他們就走到擺放茶器的地方，觀摩和詢問價錢。只要行囊空間允許，他們一定買下喜歡的茶器，也購買大量的茶葉，似乎價錢並不是個問題。生意好，這位台灣茶人固然高興，但她自己學習茶藝已達十年，開店的目的，於她既是售賣物品，同時亦希望交流思想、傳播一種茶藝精神。中國客人對器物而不是對思想和精神更感興趣，令她對自己開茶店的方式陷入了某種矛盾之中。

多位台灣茶人還對「會所」、中國近年興起的一種「雅集」和喝茶的方式提出批評。會所一般由某某商業公司或某某擁有財力的個人支持，租用或買下一幢有特色的房屋或幾個房間，邀約若干人組成一個圈子，名曰「某某文化會所」，大家成為會員，固定地相約喝茶、開辦藝文活動或商討問題。在台灣茶人的評論裡，會所和真正的文化根本無關，和茶所代表的文化精髓也無法相提並論，只是打著文化牌子的經濟活動或者附庸風雅。

本文前所述，任何一種文化認同和文化真實性的建立，必然有其參考對象。當批評中國大陸的茶藝、茶會之「炫耀」、「張揚」、無「真意」、沒有達到「精髓」時，批評者心目中有真意的茶文化是甚麼？是以甚麼作為衡量尺度？

和運用不同的茶器來代言不同的個性及身份認同一樣，台灣茶人關於甚麼才是有真意的茶藝，說法和行為也是多樣的。但概括來講，如果說被批評的茶藝是奢侈的、高調的、炫耀的、張揚的，台灣茶人所提倡的茶藝則是簡潔的、內斂的、含蓄的、低調的。這種追求不僅被希望體現在茶藝上，也希望被貫穿到生活中。

比如茶本身，不少台灣茶人提到，好的茶應該是「乾淨」的。也就是說，即便不嚴格講求茶的海拔、樹齡、品種，他們總希望喝到的茶是無污染的、沒有添加過不當的化肥農藥的。這就是為甚麼天然的、野放的茶越來越受到追捧的原因。食物也是一個道理，有機的、天然的、小作坊的產品倍受歡迎。這和當今世界消費文化的新潮流相一致，而在台灣，這種對健康食品的追求更加明顯。好多台灣商家和消費者說，他們承認台灣也有飲食安全危

機，但相比於中國，台灣要好很多。

再比如茶人服。這種為茶人專門設計的服裝之所以在台灣興起，也是出於一種想要貼近自然的思想。台灣茶人服多用棉麻等天然柔軟的材質做成，樣式在仿古之中盡量地簡潔，顏色多為淺色或暗色，特別是白色。中國在此影響下，幾年之間湧出了若干的茶人服設計公司，但設計的樣式和顏色明顯要絢爛許多。

「簡潔」是台灣茶藝很重要的原則。一次筆者訪問一位茶人兼畫家。據說，她的茶席設計亦受到中國傳統山水畫理念的影響。在茶桌之外，她的茶室內並未懸掛任何一張畫。因為她說，茶席本身已經是一幅山水畫，所以牆壁上無需再有重複。

這種關於簡潔的理念也被眾多的台灣茶人貫穿到了茶席設計的每一個細節當中。素淨的桌面、樣式簡潔的茶器搭配，常被認為格調要高於色彩繽紛的、讓人眼花繚亂的組合。如果要用鮮濃色調的茶布或茶壺，也不是不可以，但應該和其他部分有所協調，力求整個茶席最終呈現一種和諧的美。總的來說，上品的茶席和茶藝，崇尚清淡而不是亮麗，樸素而不是奢侈，黑白而不是彩色，含蓄而不是炫耀，藏而不是露。這些理念，和日本茶道所講的「侘寂」（wabi-sabi）相近（Yasuhiko 1989）。從更遠的源流上而言，它們又是和中國古代文人所追求的藝術和生活方式是相一致的，一種沖淡的、留白的意趣和理想（彭修銀 1995）。當然，這些茶藝方式也加入了台灣茶人現代新創的手法。所以，有「真意」的台灣茶藝，再次地體現出一種多元融合並具有台灣自身特色的風格。

但是，這樣的茶藝風格和理想，在台灣也面臨著新的挑戰，並讓部分台灣茶人為茶藝如何在商業潮流中保持藝術的真意而擔心（林谷芳 2015）。茶可以代表高尚的文化，同時也可以提供莫大的商機。多年來，許多茶人一直在兩者之間糾結徘徊，尋找恰當的位置。當面對市場和藝術的二元選擇時，並非所有的台灣茶人都能找到說服自己內心的妥善路徑。特別當今天中國經濟崛起，大陸遊客和資金滾滾來襲時，這種挑戰就顯得更為巨大。有人指出，有的台灣茶人即便明白甚麼是有「真意」的茶藝，但為了迎合市場需求與吸睛，也不知不覺營造了符合商業規律、但卻違背了茶藝真諦的設計和

買賣。也有指出，不少台灣茶人現在直接把茶藝班開到中國城市，就是明顯追逐商機的行為，因為中國擁有極大的市場。而許多中國大陸人士渴望學習「正宗」的中華茶藝，但卻苦於無法在台灣長期停留。

與此同時，大批中國大陸觀光客的到來，使台灣茶、茶器和其他許多物品的價格一夜之間飛漲。比如，筆者被告知，由台灣著名的曉芳窯出品的一個茶碗和一個茶碟，2009年的價格是600到1000台幣，2014年升至12000台幣、並且奇貨可居。在台南茶藝促進會，筆者聽說，冠軍得獎的台灣傳統烏龍茶本來在過去10年間保持了一個較為穩定的價格，每台斤5萬到6萬；因為中國大陸遊客購買的劇增，近三年這樣的茶賣價變成了每台斤10萬甚至到20萬，到2014年達到了30萬！而且，飛漲以後的價格，不僅是針對外來者的，同時也是針對本地消費者的。好多台灣茶人們慨嘆說，要喝到好茶，變得越來越難。

談及這些問題時，台灣茶人們懷著一種深深的矛盾。一方面，台灣茶、茶具和其他物品，能夠為人喜歡、賣到好價，對台灣經濟的發展，有著正面的效應。但另一方面，這使得藝術越來越淪落到和金錢劃等號的地位，在器物的靈魂還未來得及被傳播和體味之前，器物本身已經被出賣了。所以，在對中國大陸茶藝的炫耀方式和追逐物質化的批判中，台灣茶藝本來力圖想與之區隔和劃清界限，推崇一種沖淡的、含有真諦的藝術追求。但在現實的市場買賣中，這種追求也陷入了商業化的危機。於是，反炫耀、反商業化很多時候存在為一種理想，但卻無法完全付諸實踐。

## 七、結論：文化真實性的矛盾和動態

本文以茶藝為題，講述了中國大陸對台灣「正宗」中華傳統文化的想像，台灣自身建構此「正宗」文化的過程，及台灣對中國的茶藝發展及商業化的態度。台灣本身茶藝文化的發展和建構，是文章的重點。台灣的茶藝融合了中國潮汕工夫茶的形制、中國文人茶的傳統、日本文化的影響，以及台灣自身的獨特風格。它在不同的情境下選擇與不同的「他者」互相認同或互

相區隔，尤其是通過對日本和中國茶文化的選擇性吸收，表達了自身力求不斷革新突破，以及反對「炫耀」和反對「商業化」的理想。

台灣茶藝並無唯一的真實性可以為之定義，它對真實性的建構一直處在動態的變化之中，這體現了文化真實性的矛盾所在。決定與某一「他者」同一還是區隔的背後，總是存在著因為歷史文化紐帶的牽繫及困擾所帶來的一種兩難選擇。台灣茶藝的發展歷程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台灣在很長的歷史時間中所身處的一種「『依附性』的狀態（conditional state）——要取決於另一個體系方能為自己找到位置」（Allen 2012: 16）。這種「依附性」，又可以說是「靈活性」，就像Jou Juo Chu（2009: 305）在論述民族主義及身份認同時說的，「作為創造民族認同的一種途徑，或者作為替個人尋求身份依據的一種方式，民族主義是既「包容」（inclusion）又「排他」（exclusion）的意識形態」。

Stuart Hall（1990）關於文化認同的論述可以進一步加深對台灣文化真實性建構的理解，並且可以作為本文的總結。身份如果需要認同，那也就意味着需要下某種定論，作出關於甚麼才是真實性（authenticity）的定義。可是在Stuart Hall看來，文化身份認同隨時隨地因情境變換而不斷地在「生產」（production）當中，永不停息。這種動態性挑戰着身份認同的固態性。所以Stuart Hall認為，與其把文化身份認同視為一種業已「存在」的狀態（being），無如把其視為一種尚在「形成」的過程（becoming）（也可參見Chun 1996）。同時Stuart Hall提出，文化身份認同既依託於過去、也決定於未來。一方面，文化身份認同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和某種過去的歷史有關聯；同時，它的不斷變動性促使它朝着多元和未知的方向邁進。

Stuart Hall所提的觀點和以茶藝為代表的台灣文化認同存在諸多相應之處。綜上所述，台灣茶藝個案的獨特性在於此文化身份認同具有很強的未來面向性，同時有一種試圖擺脫過去、但卻依然無法與過去相分割的矛盾。但正是因著文化真實性建構的矛盾，因為對不同的外來影響加以接受、拒絕和改造，台灣茶藝才呈現出今天豐富的面相。也正是這種必須在多元文化之間掙扎的經歷，才促使台灣不斷發展出自己有力量和有個性的文化。

因此，儘管在中國大陸人士的眼中，台灣被樹立為保存了中華文化傳

統的一面旗幟，但其自身卻經歷過、並仍將繼續經歷一種不尋常的文化建構和認同的路徑。目前對台灣茶藝衝擊較大的外力來自於中國大陸的經濟購買力。新一波的外力如何影響台灣茶藝發展的蹤跡，尚無法定論，但或許可沿循有關文化真實之矛盾性的道理，獲得些許的洞見。

## 參考書目

王愷 Wang, Kai

2013 台灣茶道的興起 Taiwan chadao de xingqi [The rise of the way of tea in Taiwan]。刊於[In]三聯生活週刊茶道專刊 Sanlian shenghuo zhoukan chadao zhuankan [Special issue on the way of tea, Sanlian life weekly], 第15期 di ershi qi [Issue 15], 頁126-140 [pp. 126-140].

2014 禪意的新繼續：日本當代茶具探訪 Chanyi de xin jixu: riben dangdai chaju tanfang [New continuity of Chan-Buddhism: exploration of contemporary Japanese tea wares] 刊於[In]三聯生活週刊茶道專刊 Sanlian shenghuo zhoukan chadao zhuankan [Special issue on the way of tea, Sanlian life weekly], 第20期 di ershi i [Issue 20], 頁135-151 [pp. 135-151].

江淑玲 編 Chiang, Shu-ling, eds.

2005 時代的茶顏：話百年台灣茶具 Shidai de chayan: hua bainian Taiwan chaju [Times through teaware : 100 years development of teaware in Taiwan]。台北縣鶯歌鎮：臺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Taipei xian Yingge zhen: Taipei xianli Yingge taoci bowuguan.

吳智和 Wu, Zhi-he

1990 明清時代飲茶生活 Ming Qing shidai yincha shenghuo [Tea drinking life during Ming and Ding dynasties]。臺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 Taipei: boyuan chuban youxian gongsi.

吳濁流 Wu, Zhuo-liu

1962 [1946] 亞細亞的孤兒 Yaxiya de guer [Orphan of Asia], 傅恩榮譯 [Fu En-rong, trans.]。臺北：南華出版社 Taipei: nanhua chubanshe.

林谷芳 Lin, Gu-fang

2014 文人與禪家，生活與修行：中日茶風的分野 Wenren yu chanjia, shenghuo yu xiuxing: zhongri cha feng de fenyue [Literati and Chan-Buddhists, life and cultivation: The Boundary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style of Tea]。刊於[In]三聯生活週刊茶道專刊 Sanlian shenghuo zhoukan chadao zhuankan [Special issue on the Way of Tea,

- Sanlian life weekly], 第20期 di ershi qi [Issue 20], 頁98-100 [pp. 98-100].
- 2015 是心之安放, 還物之追逐 Shi xin zhi anfang, hai wu zhi zhuizhu [Settling down the heart, or chasing the material]。刊於[In]三聯生活週刊茶道專刊 Sanlian shenghuo zhoukan chadao zhuankan [Special issue on the Way of Tea, Sanlian life weekly], 第19期 di ershi qi [Issue 19], 頁38-39 [38-39].
- 林瑞萱 Lin, Rui-xuan
- 2010 中國歷代飲茶法 Zhongguo lidai yincha fa [Ways of drinking tea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China]。臺北：坐忘谷茶書 Taipei: zuowanggu chashu.
- 周渝 Zhou, Yu
- 1998 茶文化：從自然到個人主義與文化再生的探尋 Cha wenhua: cong ziran dao geren zhuyi yu wenhua zaisheng de tanxun [Tea culture: exploration from nature to individualism and cultural resurgence]。發表 [Presented] 於「兩岸茶文化學術研討會」liangan chawenhua xueshu yantaohui [Academic symposium on tea cultur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長沙：原湖南醫科大學（今中南大學）Changsha: yuan hunan yikedaxue (jin zhongnan daxue).
- 岡蒼天心 Okakura, Tenshin
- 2009 茶之書 Cha zhi shu [The book of tea], 谷意譯 Gu Yi yi [Gu Yi, trans.]。臺北：五南圖書 Taipei: wunan tushu.
- 侯孝賢 導演 Hou, Hsiao-hsien, directs.
- 1989 悲情城市 Beiqing chengshi [A city of sadness], 157分鐘 fenzhong [157 minutes]。台灣：年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Taiwan: niandai guoji gufen youxian gongsi.
- 茶人之家編委會 編 Charen zhijia bianweihui bian [Editorial board of tea person' home, eds.]
- 2008 茶人之家 Charen zhijia [Tea persons' home]。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 Hangzhou: Zhejiang sheying chubanshe.
- 彭修銀 Peng, Xiu-yin
- 1995 墨戲與逍遙：中國文人畫美學傳統 Moxi yu xiaoyao: zhongguo wenrenhua meixue chuantong [Ink game and leisure time: the aesthetic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ti's painting]。臺北：文津出版社 Taipei: wenjin chubanshe.
- 曾楚楠, 葉漢鐘 Zeng, Chu-nan and Ye, Han-zhong
- 2011 潮州工夫茶話 Chaozhou gongfu chahua [History of Chaozhou Gongfu Tea]。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解致璋 Xie, Zhi-zhang

- 2008 清香的流動：品茶的遊戲 Qingxiang de liudong: pincha de youxi [The flow of pure fragrance: the game of tea tasting]. 台北：遠流出版社 Taipei: yuanliu chubanshe.

廖寶秀 Liao, Pao-show

- 2010 茶韻茗事：故宮茶話 Cha yun ming shi [Appeals and stories about tea].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Taipei: guoli gugong bowuyuan.

蔡榮章 Cai, Rong-zhang

- 2013a 現代茶道思想 Xiandai chadao sixiang [Modern ideas about the way of tea]. 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Taipei: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 2013b 推薦序：茶文化復興之聲 Tuijian xu: cha wenhua fuxing zhisheng [Recommendation preface: the sound of tea culture's resurgence]. 刊於[In]茶鐸八音：茶文化復興之聲 Cha duo ba yin: cha wenhua fuxing zhisheng [Eight sounds of tea: the sound of tea culture's resurgence], 許玉蓮 Xu, Yu-lian [written by Xu, Yu-lian], 頁13-15 [pp. 13-15],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Taipei: Taiwan.

顏學誠 Yen, Hsueh-Cheng

- 2006 甚麼是好茶？茶葉比賽的人類學研究 Shenme shi haocha? Chaye bisai de renleixue yanjiu [What is good tea? A study of Taiwanese Tea competition]. 考古人類學學刊 Kaogu renleixue kan [Journal of archeological anthropology], 106-134頁 [pp. 106-134].

Allen, Joseph R.

- 2012 Taipei: City of Displacement.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Appadurai, Arjun

- 1986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Arjun Appadurai, ed. Pp. 3-63.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mé, Geremie R., ed.

- 2012 Red Rising, Red Eclipse: China Story Yearbook 2012. Canberra: 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Barmé, Geremie R. and Jeremy Goldkorn, eds.

- 2013 Civilising China: China Story Yearbook 2013. Canberra: 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Baumann, Gerd

- 1992 Ritual implicates 'others': rereading Durkheim in a plural society. *In* Understanding Rituals. Daniel de Coppet, ed. Pp. 96-11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endix, Regina.  
 1997 *In Search of Authenticity. The Formation of Folklore Studi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Benn, James A.  
 2005 Buddhism, Alcohol, and Tea in Medieval China. *In Of Tripod and Palate: Food,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Roel Sterckx, ed. Pp. 213-23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hu, Jou-juo  
 2009 Nationalism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 Identity Politics in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35: 303-321.
- Chun, Allen  
 1996 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Boundary 2*, 23(2): 111-138.
- Chun, Allen  
 2000 Democracy as Hegemony, Globalization as Indigenization, or the “Culture” in Taiwanese 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35: 7-27.
- Dittmer, Lowell  
 2006 Taiwan as a Factor in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5(49): 671-686.
- Fillitz, Thomas, and A. Jamie Saris, eds.  
 2012 *Debating Authenticity: Concepts of Modernity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 Gold, Thomas B.  
 1993 Taiwan’s Quest for Identity in the Shadow of China. *In the Shadow of China: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TW Since 1949*. Steve Tsang, ed. Pp. 169-192. Honolulu: Uni of Hawai’i Press.
- Graham, Patricia J.  
 1999 *Tea of the Sages: The Art of Sench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Gries, P.H.  
 2004 A “Century of Humiliation”. *In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P.H. Gries, Pp. 43-53.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uth, Christine M. E.  
 1993 *Art, Tea, and Industry: Masuda Takashi and the Mitsui Circ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ll, Stuart

-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Jonathan Rutherford ,ed. Pp. 222-237.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 Harrison, Mark
- 2009 How to Speak About Oneself: Theory and Identity in Taiwan. *In* 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in Northeast Asia: What a Difference a Region Makes. Jonathan D. Mackintosh, Nicola Liscutin, Chris Berry, ed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avid
-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 Hobsbawm, Eric
- 1983 Introduction: Inventing Traditions.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Pp.1-14. Cambridge Cambridgesh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cobs, J. Bruce
- 2005 “Taiwanization” in Taiwan’s politics. *In* Culture,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John Makeham and A-chin Hsiau, ed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Lindholm, Charles
- 2008 Culture and Authenticity. Malden and Mass: Blackwell Publishing.
- Miller, Daniel
- 1994 Modernity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Dualism and Mass Consumption in Trinidad. Oxford: Berg.
- Ohnuki-Tierney, Emiko
- 1993 Rice as Self: Japanese Identities Through Tim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hak, David C.
- 2009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ty in Taiwan. *Pacific Affairs* 82 (3): 447-465.
- Tan, Chee-beng, and Yu-lin Ding.
- 2010 The Promotion of Tea in South China: Re-Inventing Tradition in an Old Industry. *Food and Foodways* 18(3): 121-144.
- Taylor, Charles
- 2003 The Ethnics of Authenticity.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ownsend, J.
- 1992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7: 97-130.

- Tsang, Steve, ed.  
 2012 *Vitalities of Taiwan: Politics, Economics, Society and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Tu, Wei-ming  
 1996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The China Quarterly* 148: 1115-1140.
- Yasuhiko, Murai  
 1989 The Development of Chanoyu: Before Rikyu. *Tea in Japan: 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Chanoyu*. Paul Varley, trans. Pp. 3-32.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Yan, Yun-xiang  
 2012 Food Safety and Social Risk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1(3): 705-729.
- Yu, Shuenn-der  
 2014 Learning to Be a Tea Art Practitioner: An Anthropologist's Self-Reflection.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4(6): 450-465.
- Zhang, Jing-hong  
 2014 *Puer Tea: Ancient Caravans and Urban Chic*.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Zheng, Jing  
 2004 The Re-Importation of Cha Yi Guan Teahouses into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Taiwan: Cultural Flow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Public Sphere. *In Rogue Flows: Trans-Asian Cultural Traffic*. Koichi Iwabuchi, Stephen Muecke and Mandy Thomas, eds. Pp.197-22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張靜紅 Jinghong Zhang

The 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Building 188, Fellows Lane, CIW, ANU

ACT 2601 Australia

jinghong.zhang@anu.edu.au ; a\_hong36@hotmail.com

# Flow, Convergence, and Distinction:

## Paradox and Pow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Art of Tea

Jinghong Zhang

*The 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mutu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through looking at the interaction of art of tea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Borrowing insights from theories about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aradox of constructing cultural authenticity, this paper aims to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ese art of tea offers insights into Taiwan's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as well as Taiwan's paradox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why the Taiwanese art of tea is having a great impact on China, what aspirations are embedded in mainland Chinese demand for Taiwan's art of tea, and what are the Taiwanese reactions to this demand. Furthermore, why have there been so many constant changes and innovations in the Taiwanese art of tea, and what ar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se changes and innovations? In addition, what are the sources and more original cultural formats that Taiwanese tea persons have incorporated and adapted from? What struggles have they experienced and how do they look at self and others in this adaptation process?

Based on ethnographic participation in tea gatherings and interviews with practitioners of the art of tea in Taiwan and China,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Taiwanese art of tea, although seen by people from China as the authentic mod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gone through uneven paths along with the changes in Taiwan's economy and society. It has incorporated multiple elements including Chao-Shan *gongfu* tea, the Japanese Way of Tea, as well as Taiwanese self-creations. The paradox, contained in Taiwanese politics and mirrored through the case of the art of

tea, is displayed by the strategies of selecting whom to identify with or be distinct from;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paradox also becomes the dynamic power driving the Taiwanese art of tea, as well as the whole society, towards ceaseless innovation.

The paper first provides background on the aspiration for cultural authenticity by mainland Chinese, as a means of opening discussions about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as well as highlighting the context of intimate cultural interac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 brief history of Taiwan follows and brings along information about how the enduring tensions across the Strait have shaped the communication of tea culture historically and in the present. Next, against the simplified saying that Taiwan 'preserves' the authentic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aper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 of tea in Taiwan to show how it becomes part of Taiwanese cultural cre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1970s through the 1990s. The paper then explores how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art of tea is associated with selected cultural identities, namely how Taiwanese practitioners of the art of tea choose whether to adopt a Japanese or Chinese cultural legacy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Finally, it illustrates how Taiwanese tea persons look at the ongoing practice of the art of tea in mainland China with criticism as well as with paradoxical attitude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about how cultural authenticity in Taiwan has been constructed paradoxically yet with vitality. The paper, while show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art of tea brought by Taiwan to China, also raises potential questions as to how the impact might be turned the other way round due to the increasing economic power of China.

Keywords: art of tea, Taiwan, tradition, identity, paradox of cultural authenticity

---

